

潇·湘·诗·丛

盼水

的心 情



彭国梁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潇湘诗丛

盼水的心情

● 彭国梁 著 ●

太白文艺出版社

潇湘诗丛·盼水的心情

彭国梁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地矿厅区地调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65 印张 2 插页 11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05-741-2/I·646

总定价 90.00 本册定价 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411100)



目 录

纯驳互见,清韵悠远(代序) 沈奇 / 1

第一辑:俯瞰田野 / 11

第二辑:把自己投进大火 / 45

第三辑:月光打湿了草帽 / 104

第四辑:走一回湘西 / 157

后 记 / 219

纯驳互见，清韵悠远（代序）

——读彭国梁《盼水的心情》

沈 奇

最早读到彭国梁的诗，是1992年的春天。在旱渴的北方古城，收到诗友江堤寄来的一册《新乡土诗研究资料》第1集，卷首便是国梁的组诗《月光下的诱惑》，其中《水声》、《茶青色的池塘》两首，令我感到极意外的惊喜，如啜清露，如品珍茗，可以说，正是从这一组诗中，使我加重了对“新乡土诗”存在价值的认识。正如我在后来所撰写的《回望与超越——评“新乡土诗十年”》一文中，谈及这组诗时所说的：“在这些作品中，完全东方化的审美韵味和本土化的现代意识，得到了很好的创化，无论是整体的构思、意象的经营、以及节奏感的把握，都十分讲究，经得起高品位的苛刻的阅读与欣赏，无论在‘新乡土诗’中还是在整个当代中国诗中，都是可圈可点的佳作。”并由此指认：“作为‘新乡土诗’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彭国梁，是一位艺术修养比较深厚的诗人。语感老到、意象新奇、融古典的韵致与强烈的现代感于一体，是其突出的风格

特征。”

如今六年过去了，终于又读到彭国梁又一部新结集的诗作《盼水的心情》。也许是国梁出于对我上述指认的信赖，寄来清样的同时，要我为之写点序语，如此重托，反而使阅读变得滞重而拘束起来了。其实对诗的认识，亦类同于对人的认识，妙在邂逅，妙在不期而遇、不经意之间，过于明确了目的，反有碍于亲和无忌中的灵光一现。加之这个世纪末倒数第二个夏天里，南方闹着水灾，北方传着地震，人心浮躁，难得有心静气宁的时刻。然而，当我断断续续地进入国梁的诗中，随诗人一起时时跳脱燥热、喧嚣的城市生活和风乱、云诡的季节困扰，去“俯瞰田野”，去“走一回湘西”，去品味“月光打湿了草帽”的情景时，我终于渐渐沉静了下来，感到有一扇爽净的木门随诗人的呢喃而打开，走进去，是一片久违了的、清新鲜活的“精神原乡”，令人迷醉——

没有分针与秒针的表
被洗衣的少女
当作耳环
两根异样的针钻进耳垂
一根欣喜 一根迷茫
在太阳和月亮的山岗

——《在太阳和月亮的山岗》

从时间的背面，进入另一种时间，彭国梁的诗之根，扎在一块我们曾经亲近熟悉而后逐渐背弃了的土地上。现代人的困惑，其基本的根由，在于时空的困惑，因成熟的出走而渐次

失去本真自我的困惑。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曾经是泥土和乡野的孩子，以此构成他们世代相传的文化根系和精神底背。那“根系”是贫弱而又深切的，那“底背”是亲和而又迷茫的。是所谓“现代化”的开启，深刻地改变了这一“根系”和“底背”的存在，成千上万的青年人，通过包括“成为知识分子”的各种通道，一批又一批，从农村走进城市，由乡下人转换为城里人——整个现代化的进程，无非便是这样一个青春族群身份转化的过程。身份的转换必然带来的是“心”的转换，是以有人称这个时代是“撞心的时代”。然而转换后的境遇并未能与出走时的梦想“心心相印”，乃至更多的其实是“事与愿违”，他们从此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而身心分离的“现代时空”，焦虑和尴尬，成为这个族群也基本上便是这个过渡时代如影随形的情结，成为与其原初根系和底背，相悖相映衬的新的文化根系和精神底背。“我们获得了什么？我们丢了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我们是谁？”同一个现代性的命题，短促而尖锐地降临在中国的大地上——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彭国梁的诗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身份”与“本真”之间，在“生存”与“理想”之间，“为两个无法组合的词/设计出路”（《有毒的蘑菇》）。

实则整个当代中国诗歌的精神路向，一直存在着“都市风味”与“乡村意绪”的两脉走势，契合着我们时代的两种基本生存样态。“新乡土诗”派打出“两栖人”的旗号，无疑企图在这之间寻求第三种路向，以触及和揭示处于过渡时空中的群落那一息更为敏感、更具典型意味的脉搏的跳动。作为“新乡土诗”的代表人物，彭国梁的诗之思，始终围绕这一基点而

铺展开去，最终形成了他独在的风貌。身移城市，心在乡野，以乡野的心质疑城市的荒诞，又以城市之身二度体味乡野的暗涵，在这种交错与杂糅中，呈现一种眷恋，一种无奈，并在这无奈的眷恋中，追索着美学与美德不可分割的诗性想象——

城市的鸟装模做样
在主人做好的窝里吃吃喝喝
父亲是一个不会种田的农夫
把我栽培成一棵在城市的喧嚣中
跌跌撞撞的水稻
我只得使出浑身解数
抵抗干枯

——《俯瞰田野》

抓住“两栖人”尴尬处境与生存焦虑的时代焦点，切入进去，拓殖一片新的诗性想象空间，是“新乡土诗”诗人们在当代中国诗歌格局中，独领风骚的创作理路。在这条路上，多年来，彭国梁的步子一直走得很纯正，有很好的方向感，在真诚认定的方向中，不断拓展新的内容、新的题材、新的感觉和新的语言。比起《月光下的诱惑》时期，国梁这部新结集的《盼水的心情》，显然有了不少新的变化和追求，尤其是在对题材和内容的处理上，不再拘于站在一极看另一极的二元视点，而呈现一种交错杂糅、纯驳互见的景象。由此生发出语感的变化与手法的求新，使之诗质在保留过去持之一贯的清峻硬朗之外，又多了些炫奇、诡异乃至反讽的意味，亦即在古典的纯净之外，更多了些现代意识与现代审美情趣的渗透。

纵观大陆或海外断续出现的新、旧“乡土诗”，似乎一直难以摆脱一个怪圈，即一提“乡土”就与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路划等号，坐实于表现乡风乡情的窄狭题旨之上，且惯于“土法上马”，以斥“洋务派”，是以沾不得现代意识与现代审美，以保其“纯”，实则是划地为牢的做法，因之路越来越窄，有的则中途夭折。以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为代表人物的湖南“新乡土诗”派，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锐意走出一条新的路子。经由国梁的这部《盼水的心情》更可看出，不仅在题旨上，而且在表现手法上，都与以往的“乡土诗”有着质的区别和变化。

《盼水的心情》分四辑，从艺术物质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沿袭诗人《月光下的诱惑》时期的风格，题旨单纯，手法单一，追求平实中见清新的韵致，兼具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的意味，有骨感之美，重清明，不重奇玄。就我个人的审美情趣而言，其实我倒更喜欢国梁的这一类诗，至少那份很纯又很老到的语感，让人更觉有亲和性。像这样的句子：“一把从铁匠铺出来/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的锄头”，没有一字生疏，中正硬朗，看似落得很实，其实言近意邈，平实的语词后面，有说不尽的暗涵。再譬如一句“没有牌照的村庄”，只是说出事实，却不无深意。这类诗中，有不少咏物和写人的作品，纯以白描速写的手法，清简勾勒，不着渲染，却极为精准传神，读来眼为之一亮，心为之沉浸良久，颇得汉语诗质的神韵。如一首写《瓦》的小诗，3节16行，极尽言简意赅之妙，语词的排列和节奏的调度，更是于不露声色中见匠心独运。起首一句“悬在半空春/夏/秋/冬/听满屋子的动静”便道人之所未道，将平凡物事中不为人注意的内在蕴藉，破空道出，令读者为之一振。接

下来写“一只猫从身上悄悄走过/树叶子说/有风”看似轻描淡写，却有诡异的意味让人一时回不过味来。第二节两行：“阳光到此瘫痪/雨水绕道 列队而行”，三个动词用得绝妙到妙处，活现其精神。南方瓦房屋顶那一片活脱鲜明的印象，尽被水彩画般地描摹出来，又如一节小夜曲般地萦绕回荡，没有深刻的观察和童心式的情愫，难至此佳构。第三节以短促的节奏、大幅度的跨跳，寥寥数语，写尽“瓦”的身世与沧桑；“青泥/火。窑/无所谓苦与乐/碎了。一个小孩拾起来/在清清的河面上/打水漂”。品味这样的诗，你得惊叹诗人对汉语质地理解的精微和运用的得当，都是普通的词、普通的意象，一经这样的营构，皆活色生香起来，可谓爽口而味厚，是咏物诗中的佳作。另一首《蒲团上的鸟》，也属此例，结尾一节：“蒲团由稻草编成/稻草内部/藏着少女的乳香/一只鸟站在蒲团上/想念故乡”。乡情写到这份上，才是真正到位的乡情，清纯幽远，余韵绵长，不矫不饰，尽得真味。另有写人的几首，其中《母亲》一诗大为精警，纯以白描打底，稍加点染，其形其神其景其情，皆素朴无华、通达无碍地表现出来，其中对叙述性语言的诗性创化，颇见功力。如开头一节：“母亲起床 开门/首先进来的是空气与鸟鸣/空气与鸟/在父亲的遗像前/描述清晨”。中间一节“母亲把黄昏送走/端着灯/照墙上的影子/照影子的寒冷”只是言物状事，速写般的清简，而语词的背后，却有清冽的气息流动，传递浸人的暗涵。结尾一节，更是于清明中求真味的典型笔法，固守乡土、如泥水一样朴实无华的母亲身世，在同样朴实无华的诗句中，得以最深沉的“记录”——是的，只是记录，但这记录的笔管里，灌注的却是赤子凝重深切的缅怀之情，慨叹之音——

母亲梳头发
握一把苍老在手上
母亲扫地
扫来扫去 都是陈旧的
灰尘

另一类，也是这部诗集的绝大部分作品，则更多地采用了城乡打通、散点收摄、角色互换、杂糅错动的超现实手法，使之平添了几分现代意趣。虽然语感还守着那种国梁特有的清韵，但意象的营造，已不再简约，显得繁复驳杂起来。在这一部分作品中，其人、物、景、事以及词语本身，都失去了明确的身份指代，于一种交感的意绪中动错换位，迷离游走，行则行、止则止，不刻意统摄归纳，成为一道道流动不居的风景线

写稻草人“一只脚站在田里/美名曰深入泥土/脚背上/泥鳅从望远镜中/观察城市”；写水草“被乡愁的刀刃割破/疼痛掉下来/点点滴滴/粘在一汪不知深浅的/情绪上”；写阳台上的花草“不是腰痛就是背痛/我抚摸着爬壁藤的大腿/一筹莫展”；写“瘪瘪的谷粒躲在茅草中间/寻找湿润的动词”；写童年的一次壮举“一个异想天开的孩子/小手伸进田野的动情区/撩起了禾苗的渴望”；写“一棵新鲜的白菜/站在床角的晨风里/像个姑娘”；写“走一回湘西/扔一条牛仔裤在某棵树下/某棵树的根/便因了牛仔裤的腐烂/心事重重”——这是些多么新奇诡异的意象！诗人对这种意象的创造，在这部诗集里，简直到了随心所欲、处处可见的地步，再加上那些新

奇别致的诗题，粗心的读者甚至可能有读“童话诗”的误会。而这或许正是诗人所欲求的意境：在这种人、物交错，景、情交错和时、空交错的通感语境中，现代人／两栖人的困惑与无奈的题旨，确然得到了更为深刻的突显。这一特质，在诸如《对前途只有预感》、《油菜花开遍安乡》、《金牛角皮鞋在城市流行》、《走一回湘西》、《长满羽毛的羊》等代表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电动狗背上的茅屋》一诗中，诗人更将荒诞的意味附着在一个可能真实的现实细节中：在城市出生的“岁半的儿子”，玩一个背上有茅屋的电动狗，结果是儿子只盯着“电动狗一跳一跳／笑容可掬”而“听不见茅屋内的哮喘／听不见酱油一样的滴哒”，最终是“茅屋被掀翻在地”“儿子拍着手／一二一地走过去／猛踢电动狗的屁股／电动狗拉屎了／茅屋的碎片中滚动／两节 五号电池”。一则童话式的现代寓言，经诗人的点化，其渗漏出的言外之意，反讽况味，颇让人为之惊心而玩味再三。

同是写对城市的厌倦和对乡野及自然的眷恋，在彭国梁的笔下，已不再是一对一的浮泛比较或浅情近理的“忆苦思甜”，而幻化为清新鲜活的通感意绪，《对前途只有预感》一诗便是其典型的杰作。作为都市人代码的“我”，乘车去乡下换换活法，一出发就感觉自己像一颗“被城市吐出来的”，“隐隐作痛的牙齿”，而“预感”乡野小镇上，“也许会有适合我的牙床”。这种感觉到了乡野的路上，格外活泛起来，对着“不穿紧身裤的草垛”、“不挂项链的花生”、“不收门票”且“胸前佩着野花”的“禾苗”，找回童心、复归本真的“我”，终于可以舒心惬意地“坐在一块青石板上／从皮鞋里倒出／城市的噪音”。而更让“我”神往的是“小镇上没有我的妻子／也没有缠住不放的女

人/只有一口井/里面住着/我从未见过的清澈/与柔情”；这里的“妻子”与“女人”，自是城市戒律与城市欲望的代码，而以“一口井”的清澈与柔情作生存理想的指代，真是精妙之极！下来的一节，因心境改变而改变了的视野中，一切平凡的物事都变得如童话般鲜嫩娇美：“汽车在中途打了个喷嚏/下去一筐玉米/又上来两筐乳鸭/没涂口红/前方就在前方/窗外刚吃过早餐的太阳/格外温馨”读这样的诗句，真有沁人心脾的美感，至少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中，还没有见过别的诗笔，能将为旅人心境幻化了的乡野情味，写至如此亲切可爱的境地。诗的结尾，语言落得很实，立意却特地奇崛；向有“胡子诗人”之称的美髯公彭国梁，这次终于让他的胡子也诗意了一把，且“诗意”得恰到妙处——

我有一种预感
在小镇 我会理发
我会让营养不良的胡须
与某一条田埂
成亲

可以看出，进入《盼水的心情》创作期的彭国梁，在保持先前不计功利、本真投入的诗之性情前提下，开始着重力于技艺的强化，无论是对题旨的开掘，还是对意象的拓殖，都下了一番心力，取得不小的功效。只是细读之下，便会发现，仍有不少作品有夹生之嫌，究其因，似有以下几点：其一，局部意象的奇玄常冲消整体的和谐通达，显得突兀和游离；其二，一些速写式、印象式的急就章，缺乏题旨的收摄，给人以片断、不完整

或未完成的感觉；其三，部分意象过于生僻冷涩，变成一些无所归附的空洞能指，造成整首诗的艺术效果不集中；其四，因朦胧与清明的并置，导致语境含混，风格不统一；其五，不少探索之作，主观色彩过重，缺乏必要的控制，减弱了阅读的亲和性。当然，这些都是诗人在超越旧我时，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而问题便是挑战，真正成熟的诗人，正是在对挑战的直面中展开新的里程的。尤其对于像彭国梁这样有方向感、有自省能力的诗人而言，上述问题，更应是激发新的进发的动力——如此大面积的耕作，丰盈的收获中有少许青涩，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作为诗友，也作为喜爱国梁作品的读者，我期待着另一个秋天里，品尝他更为纯熟的诗之硕果。

1998年酷夏于西安

让太阳参予庄稼的表情
田野里光线明亮

割禾

嫩玉米的浆汁

稻草人的抱怨

干草垛

黄豆的诞生

油菜花开遍安乡

萤火虫飞过城

种满玉米的土地

水草忽聚忽散

一部老单车在田埂上的沉痛回忆

田野上的巨手

一只老鼠在长堤上打洞

抱着儿子看农民插秧

割油菜的女人

烧荒

割草

俯瞰田野

葡萄从半空中落下

一把锄头

蒲团上的鸟

在太阳和月亮的山岗

燃烧的稻草堆

有毒的蘑菇

培育茄子

盼水的心情

俯瞰田野

盼水的心情在嘴唇上裂开
我用舌头舔了舔
舌尖上的唾液
是水没有带走的影子

——盼水的心情

